

徐悲鴻新傳

(四)

●王培堯

歐洲初識張蔣傾心

蔣碧微回憶，她和張道藩第一次相見，是一九二二年在柏林，那時張道藩在英國倫敦大學美術部學畫，乘假期之便，到德國遊覽，因聽說有一位中國畫家在柏林，所以到徐悲鴻的寓所拜訪，希望結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次見面是徐悲鴻帶著蔣碧微去回拜張道藩，在張道藩和傅斯年（曾任台灣大學校長）合租的房子裏，那一天蔣碧微給張道藩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後，張道藩回味無窮的對她說：「妳穿的是一件鮮美而別緻的洋裝。上衣是大紅色底，灰黃的花，長裙是灰黃色底，大紅的花；妳站在那張紅地毯上，亭亭玉立，風姿綽約，顯得多麼的雍容華貴，啊！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

一九二四年，張道藩從倫敦完成學業到巴黎，再進法國最高藝術學校深造，由於「天狗會」的機緣，他們天天見面。一九二五年徐悲鴻的留學官費，因受國內政局的影響

斷絕，為籌措繼續留法的生活費用，徐悲鴻去新加坡作畫籌款，張道藩最重感情，最慷慨，經濟狀況也比較好，對蔣碧微生活的照拂十分週到熱心，幫忙也最多。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張道藩從義大利的翡冷翠（佛洛倫斯），寫一封信給蔣碧微，提出七個問題，隱示愛意。

張道藩回國後，棄書從政，並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娶法國女子素珊為妻。但因蔣碧微出身書香門第，不僅容貌、氣質出眾、談吐更是不俗，張道藩於是深深為她傾倒，對她的愛戀始終有增無減。

徐悲鴻因故離家後，張道藩一封封熱情無比，暗示甚明的情書，使得蔣碧微陷入空前矛盾的情感掙扎。

抗戰入川情深義重

一九三七年，蔣碧微終於接納了張道藩誠摯的感情。他的熱情洋溢、體貼入微、忠實可靠，在那段艱困的抗戰時期，給予隻手持家的蔣碧微心靈上無比的慰藉。對日抗戰

南京危急，蔣碧微舉家西遷重慶，勝利後重回南京，以及國內戰時避亂台灣，都是張道藩照料安排的。蔣碧微的父親在重慶逝世，也是由張道藩幫忙料理喪事安葬。

張道藩雖然愧有二心，但無意也無法斷絕跟蔣碧微的來往，他為了跟蔣碧微相處時的真誠和愉快，爭取素珊的諒解與容忍。

素珊萬般努力，只為爭取丈夫全心的愛。她希望張道藩瞭解，妻子對丈夫的自私是保護家庭的力量。一個屋簷下，豈能容下兩個女人？

素珊知道張蔣相愛的事，多次發生爭吵，而張道藩為情所困，十分矛盾，他既愛他的家，又離不開蔣碧微，曾痛苦的說：

「我心憂嘆，日裏夜間；誰能助我，理出情牽。」

這件事素珊曾告到最高當局蔣介石委員長辦公處，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奉命瞭解和勸慰。張道藩什麼都不說，回去跟素珊吵了一架。吳稚暉見到蔣碧微說：「老婆告丈夫，難為老夫子，道藩跟你說過了沒？」

蔣碧微回答：「他提過，我也勸過他，只是道藩很固執。」

吳稚暉對蔣碧微說：「素珊這一告，引起某些人對妳和道藩的非議，我不是法官斷案，我來是奉命瞭解。感情的事最難處理。有句話說『自盡其心延壽命，無求於物長精神』，不知是否對妳有幫助？」

蔣碧微要求明白解釋，吳稚暉說：「妳問心有愧，不離良知。如果胸懷山川秀色，煩惱可能減少！多為別人想想，總不會錯的！」

道藩夫人離台赴澳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總統發表文告，爲了消弭戰禍，解民倒懸，決定引退。接著中共軍隊大批南下，南京、上海告急。

在此之前素珊看到時局危急，爲了躲避兵燹災難，同時也想和張道藩暫時分手，冷靜的檢討夫妻相處之道，希望有機會重新和好。於是她接受了張道藩的安排，帶著他們的義女麗蓮先到台灣，住在高雄，並買好了房子，準備長住。

經張道藩安排，蔣碧微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乘海黔輪由上海到了台灣，張道藩隨後於五月二十六日，由廣州飛抵台北，趕去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他們的家。

素珊曾選住在高雄，是因爲她的姐夫米勒在高雄港務局做事。素珊的母親及姐姐都

從法國搬來住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八月，高雄港發生輪船爆炸的案子，素珊的姐姐被飛片炸傷，引起一家人的恐懼。又有謠言說，有共諜在破壞，米勒一家人都害怕，因此向法國方面申請調職，不久米勒奉命調到澳洲東部，法屬新克里多利亞島報到就職。十二月下旬，素珊和母親帶著麗蓮及張道藩的六妹舜琴，乘一艘荷蘭輪船離高雄遠赴澳洲米勒工作的地點。

離別前素珊感觸很多，她向張道藩說：「情緣未了，離別是最好的等待。不一定每個故事都要有結局，分手也不一定悲劇。我走了之後，希望你更冷靜，更有智慧的處理。」張道藩沉沉的嘆一口氣回說：「素珊，是我對不起你……」。

張道藩回到台北後，收到素珊上船前，在高雄寄出的信，上面只寫了兩行字：

「無論在那裏，心中都有你。
你在那個角落，都希望你快樂。」

新克里多利亞島風光明媚、安定繁榮，有如太平洋上的世外桃源，素珊到達後在那裏居住了十年。

這一段時間，蔣碧微和張道藩在台灣的生活，既能朝夕相守不厭，又能始終相愛不移，更能長久相知不疑，尤其難得的是，他們永無止期的互慰相諒。

他們兩人過著這種形影不離的日子，應該是快快樂樂，但在蔣碧微的心裏，總感覺有一種揮不掉的輕愁，那種輕愁的形成，便

是對素珊的愧疚，並使她領悟到和相愛的人廝守在一起，心裏要沒有愧負，才能達到幸福的境界。

就在此時，蔣碧微收到素珊從澳洲用法文寫的一封信，這封信寫得非常婉轉客氣，使她的愧疚更深，其中有幾段話，講得情理兼顧，含意很深，值得品味：

「我們都是女人，你不難瞭解我此時的心情。愛以義起應有是非。我在法國認識你，就知道你容易尊重別人幸福，也容易接受自己寂寞的人。我嫁到中國以後，對你瞭解更多。可以斷言，今天的問題，是道藩，不是妳。」

「因此，我常常在想：夫妻的關係，經過正常的結婚手續，是否就能一直延續？我也經常自問，夫妻的感情，是否經過法律程序就能彼此安心？」

「最近，我反覆的思考，滿足是否就是幸福？我的答案是絕對的否定。而我也同時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相處比相愛更重要。妳的驕傲，是和道藩相處得很好，而道藩有一種浪漫的想法，就是平兩地之情，各安一室，妳也是女人，明白一個妻子，要用多大的毅力和寬容，才能克服心裏的不平？」

蔣碧微看了這封信，很同情素珊，在內心也有矛盾的掙扎，經冷靜考慮之後，她決定要她的義子邢光祖教授（曾娶電影明星杜麗珠、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每月按期以張道藩的名義，匯一筆錢到澳洲給素珊，當做



② 徐悲鴻教授名作之一「石巖」。
 ① 一九二二年徐悲鴻自畫像。



②
 黃帝未封於冀文始萬古神峯
 冥中四辟不能相視
 之陰 壬申歲北望
 徐悲鴻

她們的生活費用，減輕她內心的愧疚。

遊情萬里心繫兩方

遊情萬里、心繫兩方的日子，到底不好過。張道藩經蔣碧微再三提醒，終於答應在適當的時機，對素珊作更好的安排。

快樂的時光，總是很容易飛逝。轉眼到了一九五八年底，張道藩表示，想去新克里多利亞探望素珊，蔣碧微立刻就作了心理準備，她始終認為男人都是自私的，是有佔有慾的。固然，在情感方面說，十年相依，一朝分袂，脆弱的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她生來理性堅強，對於現在情勢，必須作一決斷。

蔣碧微和張道藩相知之深，一般人是很難想像的，她很明白，如果公然提出要求，讓兩人從此分手，請張道藩去澳洲接回素珊，重新恢復他們的家庭，那是張道藩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因此她想到一個辦法，推說要到馬來亞檳城去探望她的外甥程一昌，並請張道藩代辦出入境手續。

蔣碧微於一九五九年元月八日啟程，在曼谷、檳城、新加坡轉了一圈，見到許多老友，包括駐泰國大使杭立武、武官朱國勳、僑領蘇文通、陳植佩、在馬來亞執教的謝冰瑩、新加坡的黃曼士、黃孟圭等，歷時四個月多，於五月二十四日回到台北。

蔣碧微揮淚別道藩

在蔣碧微臨行以前，寫了一封信，並囑

咐傭人，在她走後才交給張道藩。她在信上這麼說：「一切該說的話，早已說過，你應該瞭解我的心情，使你們的家庭完整，是我過去十幾年來一成不變的原則，我誠懇的希望你以理智的抉擇，答應我最後一個要求：待我南洋回國，我們必須分開。」

張道藩是於元月十六日去克里多利亞，在那裏養了一個多月的病，三月間回到台北，且已照蔣碧微的意思搬到台北市和平東路新租的房子去住了。

一九六〇年四月，素珊從新克里多利亞返國，蔣碧微把張道藩還給素珊，在張道藩搬到台北市通化街新居的前幾天，她命人買了三束鮮花，送去賀他喬遷之喜，並在鮮花上附了一紙小柬，上面寫的是她對這段偉大情緣的感觸：

「宗：（蔣碧微對張道藩的匿稱）我曾有過這樣的想法：自從我被徐悲鴻遺棄以後，如果沒有和你這一段愛情，也許活不下去。然而在這近二十年纏綿悱惻的生活裏，多半的時間我都在自怨自艾，為什麼還要重投情網，自苦苦人？」

「但是我現在感到非常滿足，不僅由於一切的悽愴、悲酸、矛盾與痛苦，都已成為過去，而且我十分感激你給了我那麼多溫馨甜蜜的回憶。我的一生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曾享有你熱烈深摯，永矢不渝的愛。『海枯石爛，斯愛不泯』，我希望這一段戀情，真能留傳下去。」

「我認為你也應該毫無憾恨，撐過那麼些人前強笑，淚灑心田的日子，上蒼畢竟賜予了我們這麼多的補償，我們還能不知足嗎？二十年前你的願望和預言，果然全部實現，你曾說：『倘使真有上帝，真有愛神，我想我們今生今世，在未死之前，一定會得到一個有利的時間和環境，來安慰我們的。』」

「祇求我倆能漂流到一座小島，盡一日之歡，然後雙雙蹈海而死，死也無憾！」

「宗：有利的機會與環境，十年前就奇跡般的降臨了，我們等於再世為人，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晨昏相對，形影不離。在遲年傷暮的時候，卻竟綻放了燦爛的愛情花朵。十年，我們盡了三千六百五十日之歡，不願物義，超然塵俗。我們在小園斗室之中，自有天地。回憶西窗賞月，東籬種花的神仙歲月，我們對此生可以說已了無遺憾。」

「宗：要知道此刻我們的國家仍然處在萬分困難之中，而你，更是身繫黨國重寄，我每每想到我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你為了愛我所表現的犧牲精神，你確已使我獲得莫大的榮寵和幸福，沒有人會懷疑你對我的愛不夠摯切，不夠忠誠！」

「四十多年前我們初相見時，大錯已經鑄成，『恨不相逢未嫁時』，古今中外，有多少宿命論者在這樣的愛情悲劇下飲恨終生。然而臨到你頭上，你便像追求真理般鏗而不捨，你和我用不盡的血淚，無窮的痛苦，罔顧一切，甘冒不韙，來使願望達成，這證



①徐悲鴻教授名作之一「湖上」，此畫今藏蘇聯列寧堡隱居博物院。
②右起：徐悲鴻、呂斯百、蔣碧微早年合影。

實了真誠的人性、尊貴的爱情，是具有無比力量的。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年來重重劫難，不是可以嫣然相向，會心一笑嗎？宗，你該曉得我是多麼佩服你的果敢和堅毅！

「現在好了，親愛的宗，往事如過眼雲煙，我們的情緣也將結束，讓我們堅強一點，面對現實，接受命運的安排，在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愛問題，必須告一段落，好在我們已經有了彌足珍貴的果實。希望你，不必悲哀，無須神傷，你和我都應該感謝上蒼，謝謝祂對待我們的寬大與仁慈，甜美的回憶儘夠陪伴我們度過風燭殘年。」

「歡迎素珊和麗蓮的萬里歸來，祝賀你們喬遷新居，重享天倫之樂。素珊的細心慰貼，將會使你的桑榆晚景，過得舒適安謐，請你平抑心情，恢復寧靜，儘量發揮你過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華，為苦難中的國家多盡點力。不必再惦念我，就當我已振翅飛去，永不復回。」

「我將獨自一人，留在這幢曾經洋溢過我們歡聲、笑語的屋子裏，容我將你的軀體關閉在門外，而把你的影子鐫刻在我心中，我會在那間小小的陽光室裏，沐著落日餘暉，看時光流轉，花開花謝，然後，我會像一粒塵埃，冉冉飄浮，徐徐隱去。」

「宗，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還是堅持那麼說：真摯的愛，無須形體相連，讓我們重新回到純潔的愛之夢中。宗，我請求你，別再打破我這人生末期的最後願望，我已經

很疲累了，而且我已垂垂老矣！

「虔誠的祝福你和素珊，以及可愛的麗蓮，恕我不能向你道再見了，不過，最後的一次，讓我向你重申由衷的感激！」

蔣碧微和張道藩分手是六十歲，過了二十年，她八十歲時，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因腦溢血病逝台北北中心診所，到第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下葬台北陽明山公墓，伴她入土的是她對張道藩滿滿的思念念念。

蔣碧微一九六六年出版她的回憶錄上說，我不相信至情摯愛會有損人格尊嚴，會令人覺得罪惡過失。我作如是言，我想道藩一定也有這樣的認識。

她的回憶錄出版後兩年，張道藩才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兒女各有一番際遇

徐悲鴻和蔣碧微所生的一子一女的際遇，也充滿傳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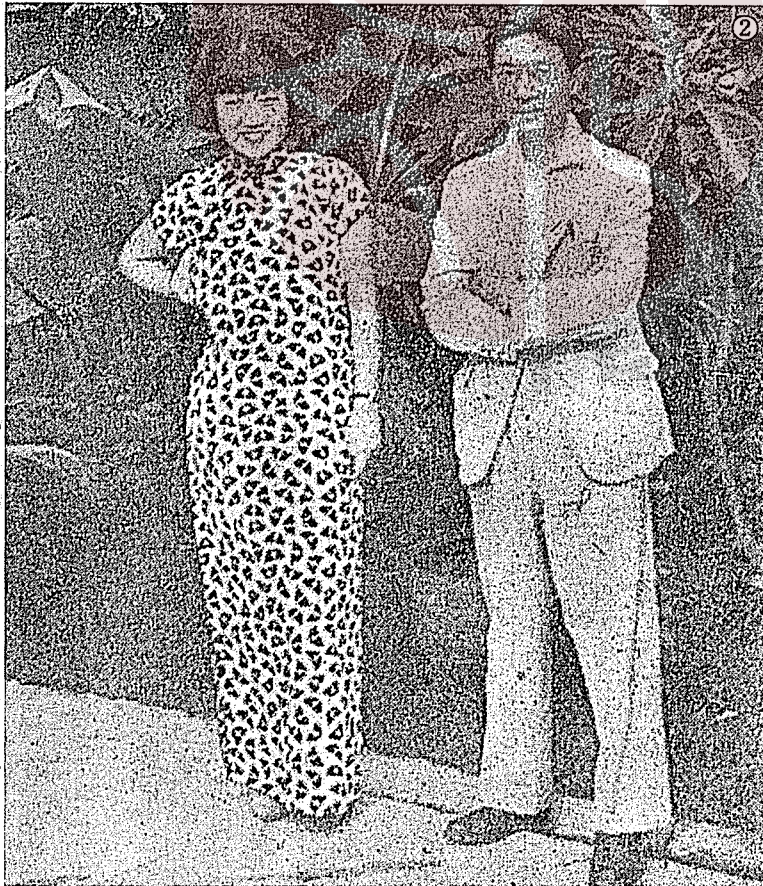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底，經郭有守（子杰）帶到成都升學的兒子徐伯陽，在唸了一學期高中之後，以十六歲的稚齡，自作主張，參加十萬青年志願從軍，而且去後音訊毫無，下落不明，蔣碧微感到非常悲傷，她百思不解伯陽陽為什麼要這樣做？幾經打聽，才知道伯陽參加了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在緬甸受訓，直到對日本抗戰勝利，蔣碧微才接到伯陽的信，知道他已從緬甸征戰歸來，待命鎮南關，準備進軍廣州灣。伯陽在緬甸密支那附近

一帶原始叢林中，曾和頑敵日本軍展開浴血奮戰；他們為英國部隊解圍，阻遏了日軍一路勢如破竹的瘋狂攻勢，屏障了雲南和印度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初，蔣碧微託錢昌照寫信給孫立人將軍，要求他准許在東北駐防的兒子徐伯陽退伍，為前途打算，必需趕緊退伍再唸書。四月獲得退役令，伯陽和兩百多位同時退伍的同學，由瀋陽到北平，在徐悲鴻那裏住了一些時，五月回到南京，才和母親及妹妹相見。

一九四八年暑假，徐悲鴻、蔣碧微的女兒麗麗（現改名為徐靜斐），在中央大學附中畢業，考進了金陵女子大學，蔣碧微很高興，可是上課不到三個月，時局突變，國共兩軍徐蚌會戰方興未艾，首都南京人心慌亂，大家又都在準備逃難。

蔣碧微把麗麗送到上海，她叔叔徐壽安處暫住。想不到有一天突然接到壽安一個電報，說是麗麗出走了。後來去上海了解情況，據說麗麗出走那一天的早晨七點多鐘，她正在洗臉，曾有一個女孩子來找她，說了幾句話就走了，從此不曾再回來，也沒有帶走任何東西。蔣碧微在上海的報紙登了一則啟事，希望她來信告知。張道藩還請調查統計局友人設法尋找，都沒有結果。多年後蔣碧微輾轉聽說麗麗已結婚，生了一群孩子，漫長歲月中不盡的懷念，未曾換到他們的片語隻字，在逝世前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① 蔣碧微在復旦大學任教時遊景雲山留影。
② 徐悲鴻（右）與蔣碧微（左）合影。



一九九二年中央大學、東南大學在南京舉行建校九十週年紀念大會，汪清澄教授前往參加紀念會，無意間見到了徐靜斐，她和她的夫婿黎洪模教授一同參加校友會，黎洪模是安徽中大校友會會長，徐靜斐是中大附中畢業，也是校友。中央大學早年叫東南大學，現在的東南大學在中大南京原址，是中大在大陸的兄弟學校。汪清澄教授和徐靜斐夫婦等一起開會遊覽揚州，參加中大、東大的聚會多次。有次到浦口東大新校區體育館

①張道藩（左）與夫人素珊（中）及女公子（右）合影。

②本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右二）參觀在台北舉行的徐悲鴻畫展後與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左二）合影，背景為徐悲鴻繪廣西三傑。



參加歡迎會，靜斐自我介紹說，她是徐悲鴻的女兒，於是千餘位男女同學立即熱烈鼓掌。
坐在汪清澄教授旁邊的東南大學女校長韋鈺，向清澄遞個臉色說，青年人總是崇拜英雄的！
徐靜斐最近透過一位朋友寫信表示，她很想來台灣一趟，為她的母親蔣碧微掃墓！徐悲鴻與蔣碧微的長子徐伯陽則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到台北舉行徐悲鴻畫展，同來的有徐

悲鴻的繼配夫人廖靜文女士和次子徐慶平次女徐芳方。徐悲鴻的流風餘韻，在台北畫展中劃下一個句點。（全文完）
微引書目
蔣碧微：蔣碧微回憶錄（皇冠出版社）
廖靜文：徐悲鴻的一生（中國青年出版社）
威宜君：徐悲鴻外傳（中外雜誌連載）
楊兆青：蔣碧微生死戀（中外雜誌連載）